

## 閱讀綠色小組

文 | 井迎瑞

2012年5月27日《嘉蘭八八重建》首映會發言稿  
台北NGO會館

這三年來，每隔一段時間，我會收到麻子和三沖寄來的《嘉蘭報告》以及其網路連結，其實我大約知道八八風災之重建過程，在來參加這個座談會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課，把最近幾期報告都看過了，目前已經看到第九〇號報告，我想單純看他們這樣的一個成績來說，已是值得高興及慶賀的。

我前天收到三沖一封信，他說很抱歉忘了把今天要來看的這一部《嘉蘭八八重建》的片子寄給我，就請我到現場看好了，大夥兒一起看也比較熱鬧一點，我說沒有關係我就到現場看吧，其實我原先根本不知道還有這部片子，我以為就是要談嘉蘭報告的短片，所以我做了很多功課，但是我非常高興今天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嘉蘭八八重建》完整的紀錄片，可說是一部鉅作，因此我對於綠色作品的看法也因此多了一個層次，多了一個面向，事實上也非常符合我原先想要說的東西，當然在這個很短的時間裡要看完這一部九十幾分鐘的長片，而且要談談我的觀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一時之間沒有辦法說的有條理的話，希望大家能多包含，我希望把我腦筋裡縈繞很久的一些想法或火花，盡量在下面這段時間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也呼應蔣教官所提出的兩個觀點：第一，他提到他在看片的同時內心是非常激動的，當然一個自己部落發生的災變，到後來族人為部落重建所作的努力，我想不僅是部落裡的人或在外界的人看了也都會深受感動的，我非常肯定麻子、三沖他們在這部片子所要呈現的東西，我看得出他們有一個企圖，就是想追問重建的動力到底是什麼，我想這個脈絡與企圖都非常清楚，他們想要知道支持村民災後重建的價值與動力是什麼，他們給我們的答案是 — 集體意識，他們運用攝影、剪接等手段試圖做著這樣的陳述；從影片一開始我們看到村民主動的組織起來並把協力造屋的概念帶了進來，然後強調了原住民部落裡的文化元素與教會在部落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到最後青年聚會所的興建等等，這些在在都是麻子與三沖希望大家能夠看到的動力，那個「集體」的概念是本片的核心價值，是本片最感人的部分。

第二，我仍然是呼應蔣教官的說法，他覺得跟《嘉蘭八八重建》片子裡這些朋友像是家人一樣，這也是我一直想說的，那就是像「家人」一樣的感覺，從《嘉蘭報告》到《嘉蘭八八重建》，我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典範的轉移」，也就是在臺灣紀錄片發展過程當中，在九零年代中開始，大家蠻流行的一種拍攝方法，叫做「互為主體」，那個時候非常流行的；從各種的訓練，到後來的社區大學，當時有很多的社區影像培力訓練，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要如何達到一個「互為主體」的概念，在反映當前紀錄片思維與社會民主化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當一個外界的人，一個知識份子拿著攝影機直接去拍攝一個當地所發生的事情，或是社會一些陰暗角落或悲慘的一面，大家逐漸的意識到這樣的拍攝方式有他的侷限性，所以想到是不是要更尊重被拍攝者的主體性以及他的意願，所以逐漸大家開始比較能夠用同理心來規劃攝影的過程，以及拍攝者的位置，所以那時候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把攝影機交到被拍攝者的手裏，我想大家都曾接觸過

這個階段，這是九零年代從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之後出現的一種流行的拍攝方法，這個不是不對，也並沒有錯，在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有他階段性的意義，但在實踐的過程中大家逐漸的看到了它的局限。

也就是說，當「把攝影機交予被攝者的手裏」逐漸的變成一種流行以後，大家開始忽略那個對於「交予」這個動作的思考，而逐漸的僅保留了「交予」這個形式了，換言之，你在什麼情況下把攝影機交到被攝者的手裡？你在什麼樣的一個生產方式、價值體系中把機器交到被攝者的手裡，如果這整個消費的系統沒有被顛覆的話，你把攝影機交到被攝者的手裏頭，你只是在複製了主流價值，你只是培育了更多的電影導演，這個東西對於我們要提高社區意識而言有什麼價值呢？你培力了之後，只會讓這個社區的人更加異化，你不培力還好，愈培力愈異化，這個是後來我們發現的局限，就是說這整個消費機制，消費的文明沒有被改變，你是用一個主流的媒體文化與主流的篩選機制進行人才拔擢，透過給獎與補助，使大家會趨之若鶩，原來想要培力的，帶動社區的人建構的主體，結果你把他帶去拍片之後就回不來了，他就要去做電影導演，這個是後來我們發現的局限，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反思一下，現在台灣很多社區進行的社區影像教育或培力的課程，如果不思考這個問題的話很快就會出現它的盲點。

在學校這個東西也一直困擾著我們，於是我們開始嘗試一種長期的蹲點的作業模式，在《嘉蘭報告》裏他們也採取這樣的作業模式並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他們用三年的時間走出了這一條路，這條路不再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而是另外一個典範，我認為是「主體的共構」，這個就是剛才蔣先生所講的有「一家人」的感覺，你一個人不成為主體，是互相需要的，互相合作以後才能成為一個主體，而今天我們看到了這個典範的出現，這個典範是要用更細緻更緩慢的步伐要留在社區裏開發才能出現，要跟當地人互動並得到他們的理解與接納，這是個緩慢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影像紀錄，其實村民早就看到也感受到了誠意，這就是個學習相處，學習互相包容與接納的過程，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出現了九十集的短片，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紀錄了八八重建的過程，更是「主體共構」的過程，這個我覺得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另外《嘉蘭報告》是以「資料庫」，或「檔案」的形態而呈現的，其價值和意義值得我們注意，在實踐的過程當中，不管是《youtube》也好，或《嘉蘭報告》的公民影音平台也好，建構出來的資料庫將來就是台灣重要的歷史，而且這樣的型態剛好反映了當下社會，或者當下紀錄片發展的一個趨勢，也就是說沒有一部片子可以包山包海講完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化整為零，分成很多的段落，五分鐘的七分鐘的八分鐘的，然後建構一個資料庫，換言之，我們對紀錄片的了解已經改觀了，不再只是一部長片，而可能是一部片子跟一個檔案的資料庫共同存在，不可捨棄一個，沒有一部片子可以講完所有的事情，只有資料庫也是不夠的，二者要並存。我要強調的是資料庫也是一個文化形式與一種表述的方法，所以經營資料庫也是一種紀錄的方式，所以我人在台南也是透過網路收看一個叫做《嘉蘭報告》的資料庫，這意味著未來整個紀錄片的生態，收視的方法與習慣都已經改變了，就如同我今天來到這發表會的現場觀賞這部紀錄長片《嘉蘭八八重建》之前也看過了《嘉蘭報告》資料庫裡許多的短片，透過這二者讓我對災後重建這件事了解更深刻，所以也說明二者有同時存在的必要。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兩年前更名為「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也說明了我們這方面的思考，其實我們很早就發現隨著數位科技的出現，整個紀錄片生產作業模式也隨之改變，尤其是經營「檔案」的觀念必須立刻配套推出來，剛才三沖也講了，拍攝只是一部份，後面要花更多的時間整理與管理，所以我們要提醒我們的學生，拍攝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但事後的工作：如何建構檔案，如何維護檔案，如何再現檔案，這都是整個一套的方法，不只是拍影片，而是要有整個思想的背景與運作的策略，對今天紀錄片發展來講才是比較完整的。

今天我們必須把「綠色小組」放到歷史脈絡裡頭來理解它的意義，換言之，從解嚴前後的綠色小組，到拍攝《嘉蘭報告》的綠色小組，然後到完成《嘉蘭八八重建》的綠色小組，這個脈絡是不能切割的，要看見每個階段的綠色小組，看見它的發展與轉變，我們才能理解綠色小組真正的意義。我們南藝大在典藏維護綠色小組的這些影片的過程其實心裡是百感交集，當時他們把紀錄時代的責任就一肩扛起，為我們留下幾千小時珍貴的素材，我們非常感激他們所做的事情，同時也對綠色小組這些朋友今天走出了一個新的道路而感到高興，我們看見他們從街頭運動到今天選擇了到一個村落裡蹲點，而且在土地裡扎根扎的更深，就像打錨釘一樣深深地打進社會的土壤裡，從土地裡再吸取養分從《嘉蘭報告》到《嘉蘭八八重建》我們看見了綠色小組依然生機勃勃綠意盎然，我們樂見他們寶刀未老充滿活力，我們確信未來他們依然能不斷的給我們帶來更多精彩的作品。

2013/3/5 修訂

嘉蘭報告

<http://www.peopo.org/kaaluwan>



嘉蘭村民換工採收小米，背景是八八過後太麻里溪畔的嘉蘭村(2011.6.9)

攝影 / 郭碧純



井迎瑞在會後座談會上發言(2012.5.27)

攝影 / 郭碧純